

凭一张地图

余光中

著

凭一张精确而美丽的地图，
凭着旁座读地图的伴侣，
天涯海角的名胜古迹都可以召来。



凭一张地图

余光中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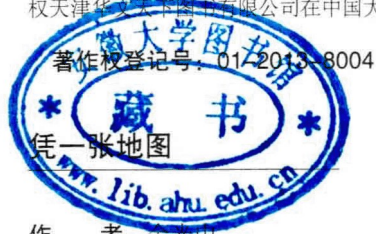
凭一张地图 / 余光中著. — 北京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3.11

ISBN 978-7-5125-0596-4

I. ①凭… II. ①余… III. ①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57174号

本著作物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天津华立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作 者 余光中
责任编辑 郑湫璐
特约编辑 周亚菲
美术编辑 睿佳工作室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70mm×1230mm 32开
6印张 110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596-4
定 价 26.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1551 传真: (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自律的内功

——新版自序

《凭一张地图》在我的文集里是颇特殊的一本：里面的四十七篇小品不是写于香港时期的最后半年，就是成于高雄时期的前三年；而且大半是为报纸副刊的专栏赶工挥笔，其中五篇更是欧游途中在旅馆熬夜赶出来的急就之章。在这以前我也曾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用何可歌的笔名开过每周见报的专栏，又在香港《今日世界》月刊逐月刊出杂文，饱受截稿日期的压力。后来我就不再赶搭这种快车了。语云“慢工出细活”，其实也不尽然。胸中若本无货，再慢也未必能出细活。有时催出来的稿子也有上品，于是作家对手握催命符的老编反而会由埋怨变成感恩。

这些小品既非一般杂文，也非纯粹美文，而是兼具理趣与情趣的文章，不过有时理趣较胜，有时情趣较浓。《古文观止》里既收贾谊的《过秦论》，也不拒刘禹锡的《陋室铭》，足以说明小品只

要真写得好，也能传后。保罗·克利的小幅精品似也不必愧对米开朗基罗的巨制杰作。当初我写这些小品，虽然迫于时间，却也不甘偷工减料，就算雕虫，也是抱着雕龙的心情举笔的。

文章一短，着墨就倍加用心。许多警句妙论都以短见长。“善言，能赢得听众。善听，才赢得朋友。”“光，像棋中之车，只能直走；声，却像棋中之炮，可以飞越障碍而来。我们注定了要饱受噪音的迫害。”因为求短，必须能收。放，需要气魄。收，却需要自律。《凭一张地图》凭的，正是一位散文家自律的内功。

余光中 2008年7月于左岸

目 录

第一辑 隔海书

翻译乃大道	002
译者独憔悴	005
美文与杂文	008
樵夫的烂柯	011
鸡同鸭讲	014
奇怪的诗论	017
专业读者	020
好书出头，坏书出局	024
三间书房	027
边缘文学	030
鸡犬相闻	034
舞台与讲台	038
你的耳朵特别名贵？	042

芒果与九重葛	046
夜读叔本华	051
五月美国行	055
王尔德讲广东话	059
假如我有九条命	063
一笑人间万事	068
难惹的老二	072
名画的归宿	076
巴城观画	079
网球场与橙园	083
西欧的夏天	087
重访西敏寺	090
凭一张地图	094
驶过西欧	098

第二辑 焚书礼

边界探险	104
——文学对死亡的窥视	
远方的雷声	107
乐山乐水，见仁见智	111
绣口一开	114
娓娓与喋喋	117
浪漫的二分法	121
木棉花文艺季	129
寂寞与野蛮	131
高山青对蜀山青	134
落日故人情	137
有福同享	140

——序《垦丁国家公园诗文摄影集》

为抗战召魂	143
诗与哲学	145
世纪末，龙抬头	151
秋之颂	154
——敬悼梁实秋先生	
焚祭梁实秋先生	157
附 录 昨天下午在北海墓园	
麦克雄风	161
四窟小记	165
一时多少豪杰	170
——浅述我与《现代文学》之缘	
当奇迹发生时	174
后 记	179

第一辑 | 隔海书

翻译乃大道

去年9月，沈谦先生在《幼狮少年》上评析我的散文，说我“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偶尔伸出第三只手写评论和翻译”。沈先生在该文对我的过誉愧不敢当，但这“偶尔”二字，我却受之不甘。我这一生对翻译的态度，是认真追求，而非逢场调戏。迄今我已译过十本书，其中包括诗、小说、戏剧。去年我就译了王尔德的《不可儿戏》和《土耳其现代诗选》；欧威尔的“一九八四”竟成了我的翻译年。其实，我的“译绩”也不限于那十本书，因为在我的论文里，每逢引用英文的诗文，几乎都是自己动手来译。就算都译错了，至少也得称我一声“惯犯”，不是偶然。

作者最怕江郎才尽，译者却不怕。译者的本领应该是“与岁俱增”，老而愈醇。一旦我江郎才尽，总有许多好书等我去译，不至于老来无事，交回彩笔。我心底要译的书太多了，尤其热中于西方画家的传记，只等退休之日，便可以动工。人寿有限，将来我能否再译十本书，自然大有问题。不过这豪迈的心愿，在独自遐想时

候，总不失为一种安慰。

翻译的境界可高可低。高，可以影响一国之文化。低，可以赢得一笔稿费。在所有稿费之中，译稿所得是最可靠的了。写其他的稿，要找题材。唯独翻译只需具备技巧和见识，而世界上的好书是译不尽的。只要你不跟人争诺贝尔的名著或是榜上的畅销书，大可从从容容译你自己重视的好书。有一次我在香港翻译学会的午餐会上演讲，开玩笑说：“我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是取悦大众。写书评，是取悦朋友。翻译，却是取悦太太。”

从高处看，翻译对文化可以发生重大的影响。两千年来，影响欧洲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巨著，是《圣经》。旧约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成，其余是用希腊文和阿拉姆文；新约则成于希腊文。天主教会采用的，是第四世纪高僧圣杰洛姆主持的拉丁文译文，所谓“普及本”（the Vulgate）。英国人习用的所谓“钦定本”（the Authorized Version）译于1611年。德国人习用的则是1534年马丁路德的译本。两千年来，从高僧到俗民，欧美人习用的《圣经》根本就是一部大译书，有的甚至是转了几手的重译。我们简直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基督教。（同理，没有翻译也就没有佛教。）

“钦定本”的《圣经》对十七世纪以来的英国文学，尤其是散文的写作，一直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从班扬以降，哪一位文豪不是捧着这译本长大的呢？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文学里，翻译起过巨大的作用。以拉丁文的《不列颠帝王史》为例：此书原为蒙迈司之杰

夫礼所撰，先后由盖马与魏斯译成法文，最后又有人转译成英文，变成了有名的亚瑟王武士传奇。

翻译绝对不是小道，但也并不限于专家。林琴南在五四时代，一面抵死反对白话文，另一面却在不识 ABC 的情况下，用桐城派的笔法译了一百七十一一种西方小说，无意之间做了新文学的功臣。

——1985年2月3日《联副》

译者独憔悴

中文大学翻译中心主编的半月刊《译丛》(Renditions)最近的一期是当代中国文学专号,对于台湾、香港、大陆的文学批评、诗、小说、戏剧四项都有译介。台湾诗人入选者为渡也、李男、罗青、德亮、吴晟、向阳;译介则出于张错之手。这本《译丛》是十六开的大型中译英期刊,由宋淇主编,无论取材、文笔、编排、插图、校对各方面,都很考究,在国际上颇受重视。

香港没有《联合文学》这样的巨型文学期刊,台湾也推不出《译丛》那样的巨型翻译刊物。香港的文学不及台湾之盛,但是香港在翻译上的成就值得台湾注意。中文版的《读者文摘》该是海外最畅销的中文刊物。以前的《今日世界》曾盛极一时,而那一套《今日世界丛书》无论在质量或稿酬上都堪称领先。中文大学设有翻译系,供各系主修生选为副系,一度由我主持,目前系主任为孙述宇先生,并增设硕士班。香港还有一个翻译学会,在定期的餐会上请翻译学者轮流演讲,并曾颁奖给高克毅、刘殿爵等译界名家。

大规模的翻译研讨会两度在此地举办：1969年研讨的是英译中，1975年研讨的是中译英。至于翻译比赛，此地也常举办。

在台湾的各大学里，翻译几乎是冷门课，系方、授者与学生三方面都显得不够重视。这一门课实在也不好教，因为学生难得兼通两头的文字，所以常见的困局是：教英译中时像在改中文作文，反之，又像在改英文作文。另一方面呢，中英文兼通而又有翻译经验的教师，也颇难求。据我所知，有些教师并不详改作业。

大学教师申请升等，规定不得提交翻译。这规定当然有理，可是千万教师里面，对本行真有创见的人并不很多，结果所提论文往往东抄西袭，或改头换面，或移植器官，对作者和审查者真是一大浪费。其实踏踏实实的翻译远胜于拼拼凑凑的创作。如果玄奘、鸠摩罗什、圣吉洛姆、马丁路德等译家来求教授之职，我会毫不考虑地优先录用，而把可疑的二流学者压在后面。我甚至主张：助教升讲师，不妨径以翻译代替创作。

在文坛上，译者永远是冷门人物，稿酬比人低，名气比人小，书评家也绝少惠加青睐。其实，译一页作品有时比写一页更难：译诗，译双关语，译密度大的文字，都需要才学兼备的高手。书译好了，大家就称赞原作者；译坏了呢，就回头来骂译者。批评家的地位清高，翻译家呢，只落得个清苦。

奖金满台湾，译者独憔悴。文学奖照例颁给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但是除了前年的金鼎奖之外，似乎迄今还没有什么奖金惠及

译者。我们在翻译上的成就，远不如欧美与日本。香港所出版的《今日世界丛书》，所以成绩可观，全因美国肯花钱。真希望我们的文化机构能设一个翻译奖。近日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听大陆通日文的某作家说，丰子恺所译《源氏物语》毛病颇多。我立刻想到林文月女士的此书中译本。为了这部名著，她先是译了五年，继而改了一年，所费心血，可想而知。像她这样有贡献的译者，当然还有几位。在某些作家再三得奖之余，久受冷落的译者不应该获得一点鼓励么？

——1985年2月10日《联副》

美文与杂文

台湾的散文不但名家辈出，一般的水准也不算低，可是某些习见的散文选集，尤其是近来的年度散文选，并不能充分表现这种文体的多元生命。习见的散文选集所收的，几乎尽是抒情写景之类的美文小品，一来读者众多，可保销路；二来体例单纯，便于编辑。其中当然也有不少足以传世的佳作，可是搜罗的范围既限于“纯散文”，就不免错过了广义散文的隽品。长此以往，只怕我们的散文会走上美文的窄路，而一般读者对散文的看法也有失通达。

所谓美文（belles-lettres），是指不带实用目的专供视觉欣赏的作品。反之，带有实用目的之写作，例如新闻、公文、论述之类，或可笼统称为杂文。美文重感性，长于抒情，由作家来写。杂文重知性，长于达意，凡知识分子都可以执笔。不过两者并非截然可分，因为杂文写好了，可以当美文来欣赏，而美文也往往为实用目的而作。

且以《古文观止》为例。全书十二卷，前五卷几乎清一色是